

春秋左傳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

陽湖洪亮吉學

傳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周禮典瑞注引作瑕嘉惠棟曰蓋古文止

作瑕讀爲遐也今本亦作瑕惟陸氏周禮釋文猶存古字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

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

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

敗績于徐吾氏

爲齊難故作巳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

盟于赤棘

秋王人來告敗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

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

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詒方言逞解也杜本此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史記魯晉世家並作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國有

隆山鄉誕生及別太作侑字侑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詒**地理志

云在東莞縣東按字書無侑字疑誤郡國志泰山郡博

有龍鄉域杜同此**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水經注引作盧蒲就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詒**說文膊薄脯膊之屋上按方言廣雅膊曝也說

文膊之屋上亦有曝義鄭元周禮注膊礫也蓋隨文為

訓杜本鄭說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

丘**詒**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諱不書

耳本疏按賈義蓋因內諱不書之例推之正義譏賈乃引

楚子滅蕭嬰齊入莒以例失其旨矣當以賈義爲長也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
能則如無出今旣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城子曰師敗矣
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
卿也隕子辱矣說文說文云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扞子辱矣
廣雅云失也按今本作隕說文隕從高下也易曰有隕
自天高誘訓隕曰隊音同扞隕二字古通惠氏補注以
扞爲古字隕爲今字似誤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
來甚眾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古今人表作中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說文周禮

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眾云宮

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

王肅云禮天子宮縣四面諸侯軒縣軒縣闕一面故謂

之曲縣也舊注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周禮疏杜取此

繁纓鄭元周禮注樊讀如聲帶之聲謂今馬大帶也纓

今馬鞅也樊繁古字同杜本此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高誘

呂覽注引此司作慎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臧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

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

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

註賈逵云六萬人

史記集解杜取

此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諸本佐字誤將今改正

欒書將

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

註

說文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按集韻云或作徇

是徇乃徇本字也告其僕曰

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註賈逵云靡笄山名

同上杜取此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

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國鄭元周禮注輿眾也爾雅淹

久也杜本此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

投人國說文桀磔也廣雅桀擗也桀桀揭擗並舉也杜注

本廣雅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國服虔云鞌齊地名也史記集解又作

鞌按史記作戰于靡下徐廣曰靡當作厯蓋戰于厯下

耳據此則鞌在厯下可知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國

賈逵云齊大夫上同晉解張御卻克鄭上緩為右齊侯曰

余姑翦滅此而朝食諸本衍後字今从宋本刪國方言廣雅翦盡也煎

翦聲近義同辭綜西京賦注亦云翦盡也杜本此不介馬

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
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詩廣雅
朱赤也王逸楚辭章句朱赤色也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
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詩荀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進
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詩毛傳殿鎮也此杜本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國語服兵擐甲賈
達云擐衣甲也音義說文擐貫也春秋傳曰擐甲執兵
此杜本執兵固卽死也詩鄭箋卽就也此杜本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說文援引也枹擊鼓杖也而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詩韋

昭國語注華齊地不注山名按合下華泉觀之華泉蓋

華地之泉杜注以華不注三字合為山名非也伏琛齊

地記不讀如跗跗注與成十六年韎韋之跗注義同韓

厥夢子輿謂已曰旦辟左右

石經及潛化本作旦餘刻本誤作且按韓厥夢當以夜故

子輿告厥曰旦辟左右也且字無意義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

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

乘諸方言寓寄也

杜本此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

定其右諸素問注俛仰謂屈伸也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

華泉諸京相璠曰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水經注

繆挂於

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諸說文竹木之車曰棧字林曰臥

車也校輶當爲棧杜注輶士車蓋取周禮巾車士乘棧車之義非本訓也詩有棧之車傳曰棧車役車也亦與說文義通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說文馬馬絆也春秋

傳曰韓厥執馮馬前一本無馬字讀若輒或从系執聲穀梁

傳曰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輒

衛謂之繫一作輒奉觴加璧以進服虔引司馬法其有

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

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本疏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

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韋昭國語注屬適也杜本此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

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莜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
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
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註按春秋繁露竹林篇又云獲齊頃公斲逢丑父
蓋公羊家言如此齊侯免求丑父三人三出每出齊師
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
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
註按辟讀作闢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辟尊
也惠棟云下云乃奔則辟讀當爲遲與五年伯宗辟重
同杜注訓爲避非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

子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

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斂晉師從齊師入自

上與擊馬陘說文賈逵云馬陘齊地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史記作馬

陵徐廣曰一作陘于欽齊乘馬陵一作馬陘按虞喜志

林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今考華泉徐關並

在齊州與馬陵爲近當是此矣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甗玉磬與地說文甗甗也一曰穿也鄭眾注考工記云

甗無底甗按杜注甗玉甗非是正義申杜更非且竹書

紀年明言紀公之甗則非玉可知不可則聽客之所爲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說文賈逵子

蕭附庸子姓史記集解公穀皆作蕭同姪子穀梁傳曰以蕭

同姪子之母爲質晉世家作蕭桐姪子帝王世紀周封

子姪之別爲附庸也按今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干寶

曰蕭同叔子惠公之姜頃公之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歸服虔云欲令齊隴畝東行

同上杜取此

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

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

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

鄭元周禮注引此先王作吾子蓋涉下文而誤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

其音實有關韻韋昭國語注闕缺也四王之王也樹德韻

方言及高誘淮南王書注樹立也

杜本此

而濟同欲焉五

伯之霸也韻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

伯齊桓晉文也

詩疏杜取此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韻高誘呂

覽注役事也

杜本此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

曰布政優優韻詩作敷政昭二十年同鄭元儀禮注云今

文布作敷爾雅優優和也

杜本此

百祿是適韻詩毛傳適

聚也

杜本此

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

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

犒從者畏君之震韻易序卦傳震動也師徒撓敗韻按漢

書高帝紀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服虔云撓弱也服虔注

此傳當亦同杜訓曲似回遠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
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國說文夷火餘也一曰薪也从火聿聲按
杜注增一木字卽與訓詁之義乖夷今刊本並作燼玉
篇燼同夷經典相仍作燼今不改背城借一敝邑之幸
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
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
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
苟有以藉口國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
皆云可用藉手矣本疏按杜訓薦反回遠而復於寡君國

鄭元禮記注復白也

杜本此

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

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

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

馬司空高誘云軍司馬軍司空也與帥候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

諸本帥誤作師今校正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釋文作蜃

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棹有四阿棺有翰檜馬融

尚書注植在前榦在兩旁按杜注翰旁飾蓋本此君子

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王符潛夫論曰華元樂呂厚

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按本作樂昌當以字近而誤魏

志文帝紀又作樂莒又攷宣二年傳樂呂爲鄭所獲不

應尚存或其時朱贖華元樂呂亦同歸也據此則宣二

年囚華元獲樂呂囚獲義皆互通杜注似分囚爲生獲

獲爲死得誤矣臣治煩去惑者也

文選注引作治煩而去惑

是以伏

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

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

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

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

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

蠻殺御叔

韋昭國語注云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

父也爲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弑靈侯
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
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

詒

按連楚地名襄老當爲此地之尹故以官稱之也楚

語有雲連徒洲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連道縣唐時爲連
州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
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罄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
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
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
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

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

世本卻豹生冀芮芮生缺缺生克又云豹生義義生步

揚步揚生蒲城鵲居鵲居生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

大夫

賈逵云邢晉邑

史記集解杜取此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

曰止高誘呂覽注止禁止也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

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小爾雅蓋

覆也

杜本此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

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釋文一本無知

字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

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公卽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

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

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況吾儕乎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服虔云織紵治繒帛者詩疏說文紵或从任作紵

釋文作衽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詩毛傳匱乏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同杜本此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

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

諸本

作暨誤今改正詩毛傳攸所也暨息也杜本其是之謂矣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詩說

文宴安也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詩惠棟曰檀弓

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

間語助也列子黃帝篇云關尹爲列子曰姬魚語女張

湛曰姬音居魚當作吾是居姬互訓蓋古音同也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

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

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晉侯使鞏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

王命爾雅式用也林本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

略爾雅說文略經略土地也昭七年傳云天子經略定四年

吾子欲復文武之略並同按杜注云法度失之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

爾雅克能也杜本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

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問於王室又姦

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

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

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鄭元禮記注引作王命委

之三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說文

籍簿書也杜本此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

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營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說文

俘軍所獲也春秋傳曰以爲俘馘馘軍戰斷耳也執事

不以俘馘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詩毛傳

紓緩也

杜本此

各懲其忿以相宥也

韋昭國語注宥赦

也

杜本此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鄭元禮記注纍猶繫也

杜本此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

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而使嗣宗職

按宗職父職也苟首之父未嘗爲卿故瑩

止言嗣宗職杜注言嗣祖宗之位職疑誤次及於事而

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

一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
歸之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廐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廐咎如潰上
失民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
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
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
之制也衛在晉

後漢書注引作衛之于晉

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

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註

賈逵云初作六軍僭王也

史記集解杜本此

韓厥趙括鞅朔

韓穿荀騅註索隱騅諡文子按惠氏以爲出世本趙旃皆爲卿賞鞏之功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註史記齊世家

四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旣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爭晉侯爲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之惠棟按古玉字皆作王左氏傳多古字古言故玉从王今按春秋時諸侯相朝亦皆授玉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尚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皆諸侯相

朝授玉之證平子之說未可信也至太史公尊王之語

本不足憑正義駁之是矣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御

人之笑辱也

各本御誤作婦今从石經改

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

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
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
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
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
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

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

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

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詩毛傳字愛也此杜本公乃止 冬

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驪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

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

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

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

知二國之成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

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
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
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
明日而亡 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晉荀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餽諸穀說文野饋曰餽杜本梁山崩晉侯以
傳召伯宗穀梁作伯尊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
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
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國語作朽壤韋昭注不言政失所爲而稱朽壤言遜也今校壤壞二字相近故譌說文釋崩字亦云山壞也宋槩本國語傳注並作朽壤宏治本同嘉靖本轉而爲壤坊本因之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恐誤 降服乘縵說文縵繒無文也按周禮巾車卿乘夏縵此

車蓋以繒爲車帷取其無文鄭元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緣耳疑非杜注蓋取說文然改繒爲車亦失本訓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許靈公國詩史記鄭世家

作鄆公惡鄭于楚徐廣曰鄆音許按說文鄆炎帝太嶽之後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是許乃後人省文依字當作鄆字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

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釋文一本無之難二字子靈為辭一本無為辭二字

十一

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鄭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

蠻氏

郡國志河南郡新城有鄭聚古鄭氏今名蠻中

杜同

此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

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韻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

氏之墟也

水經注

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按卽

郇瑕氏之地杜注郇瑕古國名不知郇瑕卽郇國也僖

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文十二年秦侵晉

及瑕郇瑕二地相接亦可作一地司馬彪郡國志解縣

有瑕城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故

瑕城在解縣西南是其證也二地連稱春秋時多有如

解梁郇邵等皆取便俗耳

水經注古水又西逕荀城東北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

公滅郇以賜大夫原氏

沃饒而近鹽韻服虔云土田而有漑曰沃

鹽鹽池也

水經注杜取此

說文鹽河東鹽池袤三十一里廣七

里周百十六里从鹽省古聲按眾經音義天生曰鹵人
生曰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
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
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詩毛傳構成也構

同杜本

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說文墊下也

方言

彪注莊

春秋傳曰墊隘隘陋也又說文霰寒也或曰早

霜讀若春秋傳墊阨阨隘古字通按杜注墊隘羸困也
于訓詁爲不通正義更屬曲說鄭元尙書注墊陷也陷
與下義並同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按埤蒼引左
傳作適云與隄同眾經音義引釋名云下重曰適今釋
名無此語元應不知何本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

陰縣北注于河澮水出河東絳縣東西至王澤注于汾

杜本周書曰地有五形不通曰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

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

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六月鄭

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

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

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

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

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鄭元禮記注盍何不也杜本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服虔云是時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荀庚將上軍士變佐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佐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將新下軍趙旃佐之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釣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高誘淮南王書注釣等也杜本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李奇上林

賦注振整也爾雅旅眾也

杜本此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鄆郡國志潁川郡襄城有汜城

杜同此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

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

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

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
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
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
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
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司馬法王逸楚
辭章句愛財曰貪愛食曰怵方言貪殺也楚謂之貪怵
殘也殺而取其財曰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
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
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杜本舍偏兩之
一焉與其射御敎吳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寘其子狐

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國服虔云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國之幣辭史記集解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國說文餞送去食也按餞字本訓當依說文杜註蓋本辭鄭義文選注引韓詩辭君章句送行飲酒曰餞是因詩飲餞于禰飲字隨文爲義釋文稱毛詩箋云祖而舍軼飲酒於其側曰餞是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句

隨文爲義皆非餞字本訓也杜于訓詁之義本不精類

此者極多姑附記于此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

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

明刊本作二誤今从宋本改正

謂汶陽之田敝邑

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

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極罔詩毛傳爽差也鄭箋極中也

杜本

二三其德七年之

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

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

未遠罔詩鄭箋猶圖也

杜本

是用大簡罔詩作大諫按杜

訓簡爲諫古義通周禮鄭司農注亦同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

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

曰故沈子國杜本此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

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爾雅遐遠也荀

爽易注作用也杜本此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

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聲伯如莒逆也

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賈服皆以爲成公之女疏本

杜取此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徵六月晉討

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詩毛傳畜養也杜本此以

其田與祁奚呂覽去私篇作祁黃羊高誘注祁奚高梁

伯之子祁黃羊也又云黃羊祁奚字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

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釋文周

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作詰秋

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

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爲虞對曰夫狡焉一說狡焉當屬下爲句詎高誘呂覽注狡猾也杜本

此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詎按釋文閉一音戶且反今攷

閉字無此音當是本又作開故有此反傳寫脫誤耳況

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

郊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變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郟 衛人來媵
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鄆歲膏肓諸

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內

穀梁疏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
也逆叔姬爲我也釋文本或無爲字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

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
德則不競詩毛傳競彊也此杜本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

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
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

宋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文

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

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釋文綠本又作

緣按詩鄭箋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晉人

來賸禮也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註郡國志上黨郡銅鞮劉昭注引上黨記曰晉別宮墟

闕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杜同樂書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縶者誰也**註**服虔云楚冠御覽杜獨斷引胡廣說曰

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司馬彪莊子

注繫拘也

杜同此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

詩疏引作伶人文選注同

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
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
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
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
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韋昭國語
注敏達也此杜本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
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

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詩玉
篇蔽苦怪切草中爲索左氏傳曰無棄菅蒯下蒯字注
云同上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詩東門之池正義引傳
作憔悴淮南說林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蕉萃猶憔悴
也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

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書時也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說文春秋傳曰晉糴莜報太

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

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史記索隱曰繻音須夏

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史記鄭世家作憚索隱曰憚音粉反左傳作髡原按公穀皆作髡原

今索隱云左傳本作髡原或因公穀本而誤也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五月立大子州滿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

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名同不諱正義云據

此則爲州滿或作州蒲誤耳

本疏

按晉世家作壽曼十二

諸侯年表同是州滿聲之轉其爲滿字無疑今據應劭

劉知幾改正釋文亦云本或作州滿以爲君而會諸侯

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

伯歸

晉侯夢大厲

圖

服虔又以爲公明之鬼

本疏

按索隱

引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而宣二年

左傳正義引世本又云夙爲衰祖至晉語則云趙衰趙

夙之弟一人而世次不同且分作三代疑世本傳寫有

誤今詳傳文及服氏所言則公明當屬括之祖與晉語

合杜預世族譜次系亦同李頤莊子解曰死而無後曰

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釋文一本無及字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

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

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

也懼傷我焉逃之

釋文懼傷我絕句焉徐于虔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逃之絕句按焉字屬下句爲

一讀非

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節賈逵云育鬲

也心下爲膏

本注杜取此

說文育心上鬲下也春秋傳曰病

在育之下按尋賈義及說文應云居育之下膏之上今

本上下字疑有脫亂釋文引說文作心下鬲上誤賈服

何休等亦皆以爲膏雖凝者爲脂釋者爲膏其實凝者

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臠膏則此膏爲連心脂膏也

醫至曰疾不可爲也

節高誘淮南王書注爲治也廣雅爲

瘡也瘡愈同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
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
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
將食張如廁詒玉篇稱左氏傳云將食脹如廁云脹痛也

或係舊注按脹卽張之俗字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
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鄭伯討立君
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
不令乎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莜未反冬
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卻犇來聘且泄盟 聲伯之母不

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娼音賈逵鄭元皆云兄弟之妻相

謂為娼

本疏杜取此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

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

孝叔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

曰鳥獸猶不失儷

音

鄭元儀禮注及廣雅儷偶也

杜本此

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于卻氏卻氏亡

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

庇其伉儷而亡之

音

鄭元禮記注伉敵也

杜本此

又不能字

人之孤

音詩毛傳字愛也

杜本此

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

氏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周公楚惡惠襄之

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

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晉卻至與周爭鄆田註說文鄆晉之溫地春秋傳曰爭

鄆田杜本此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

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鄭元

禮記注撫猶有也廣雅同杜本此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

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卽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

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

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宋華元善於

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莩成而使歸

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爲成將

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顯

盟晉侯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

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詩毛傳質成也此杜本會所信之

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

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

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賁往來辭辭綜東京賦注賁禮

也道路無雍諸本皆作壅今从石經宋本改正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

渝此盟明神殛之爾雅庭直也殛誅也俾隊其師詩

鄭箋俾使也韋昭國語注隊失也杜本此無克胙國鄭伯

如晉聽成

高誘國策注聽受也

杜本此

會于瑣澤成故也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

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

君須矣爾雅須待也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

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韋昭國語注況賜也貺當作

況

杜本此

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

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

加遺詩毛傳遺加也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

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

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

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詩漢書集注扞蔽猶言藩屏也故詩曰赳赳武夫爾

雅赳赳武也

杜本此

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

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

尋倍尋謂之常

杜本此

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

詩方言略強取也廣雅略取也

杜本此

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晉侯

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國五經異義左氏說脤社稷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周禮疏杜本此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國按中與衷通孔安國尚書傳衷善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
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

晉侯使呂相絕秦

史記集解

曰昔逮我獻公

及穆公相好勦力同心

說文

勦并力也从力麥聲惠棟

曰戰國策勦力同憂高誘曰勦力也勉力也其字从力

今諸本作戮誤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今按石

經釋文宋本並作勦今據改又國語補音引嵇康云勦

音留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

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

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勦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文公註小爾雅集成也杜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

跋履山川註詩毛傳草行曰跋杜本踰越險阻征東之諸

侯虞夏商周之允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

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

註爾雅詢謀也杜本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

也註鄭元易注造成也杜本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

我死君釋文死我君本或註惠棟曰桮僖三十三年傳其

為死君乎可謂死君乎尋文義當云蔑我死君鄭康成

易注云蔑輕慢也今據釋文改正寡我襄公註高誘呂

覽注寡少也送我殽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

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詩廣雅撓亂也傾覆我國家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
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詩詩衛風來卽我

謀爾雅卽尼也郭璞注尼近也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
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
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詩方言悛懣改也說

文悛止也廣雅悛更也按義訓並通杜注本方言入我

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詩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涑

水

杜同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

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

芟夷我農功詩小爾雅夷傷也杜本虔劉我邊垂別本作陸今从

石經改詩方言廣雅並云虔殺也爾雅劉殺也杜本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詩韋昭國語注聚眾也杜本君亦悔禍之延

詩爾雅延長也杜本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

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詩釋文寡君

讀者亦作寡人按上文云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

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則寡君當

為衍字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

而我昏姻也別本我下衍之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

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
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
痛心疾首釋文作昵就寡人何休公羊注疾病也爾雅暱親
杜本近也此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
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
邀亂漢書集注邀要求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疏本
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其不能以諸侯
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
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
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毅御戊欒
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
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
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禮記檀弓曹桓公卒于會鄭注
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是也廬諡宣言桓聲之
誤也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
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杜本迂晉
侯于新楚釋文迂本又作訝爾雅迂也此杜本成肅公卒于瑕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

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古古今人表作曹剗時師古曰卽曹欣時也剗音許其反劉向新序作喜時按詩毛傳時善也欣時字子臧卽此義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旣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釋文作彊定公不可夏衛侯旣歸晉侯使卻隼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

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王符潛夫論曰苦城

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

書之曰車敦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

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甯惠子相苦成叔傲五

志引作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則此字古當作敖今姑仍之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

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

柔說文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也从角黃聲其狀觶觶故

謂之觶觶俗从觥按此則石經字亦未从俗間有勝釋

文處也又按詩良耜有觶其角則觶是角貌故范甯穀

梁成七年傳展觶角而知傷亦云觶觶然角兒杜注

云陳設之見失之斛觶古字通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行五

志引作匪傲匪敖師古曰傲爲微幸也

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秋宣伯如

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

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國

眾經音義引字詁識記也

識志字同

杜本此

詩毛傳晦昧也婉順也按杜注言晦亦

微也婉曲也並非義訓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

誰能修之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

以爲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大子

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

始於未亡人烏乎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
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
諸戚歸詩毛傳寘置也杜本此而甚善晉大夫

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
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
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
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按劉向

新序引作下不失節誤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

夏六月宋共公卒

五行志作恭

楚將北師子

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
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

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
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
庸固詩毛傳庸用也此杜本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
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
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
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
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正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
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
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

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

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

史記作司馬唐山按子山蓋卽蕩澤澤爲司馬也唐蕩音同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

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水經

睢水出梁郡鄆縣東流至蕭縣南入于陂華元使止之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

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

丘而望之則馳釋文馳字絕句騁而從之則決睢澁王逸楚辭

章句澁水涯也杜本此高誘呂覽注決溢也閉門登陴矣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服虔云魚石卿故書以爲

四人非卿故不書本疏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

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晉三郤郤賈逵云郤錡郤犇郤

至史記集解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犂奔楚晉夫論作

伯州犂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

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

其上郤家語載金人銘有此二語說苑作盜怨主人民害

其貴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

吳也 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城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

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公

覆之敗諸洿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

鳴雁

諸本作鴈今从說文石經改定

固

郡國志陳留郡陳留有鳴雁亭同

此酈道元云汲水又東逕鳴雁亭南左傳衛侯伐鄭至

于鳴雁者也爲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

吾願

固賈逵國語注逞快也

杜取此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

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

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卻犇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

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

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詩正義曰詳者祥也古

字同爾雅祥善也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詩毛傳烝眾也此莫匪

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敦厚

也爾雅龙大也杜本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

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

好瀆齊盟詩崔憬易注曰瀆古黷字傳皆以瀆爲黷按虞

翻易注黷亂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詩服

虔以外絕其好爲刑不正邪也食話言爲義不建利也

疲民以逞爲信不守物也

本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

所底

詩毛傳底至也

杜本

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

見子矣

釋文一本無復字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

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

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爲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

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

詁淮南汜論訓作楚恭王戰于陰陵高誘注云恭王與

晉厲戰于陰陵按陰鄢聲相近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

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

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

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爾雅亟亦數也杜本有故

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

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

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

釋文句本曰塞井夷竈毛傳夷平也賈逵云夷毀也

又作丐陳於軍中而疏行首司馬法曰凡陳行惟疏

音義引淮南王書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晉楚惟天所授

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

書曰楚師輕窕爾雅佻偷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

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

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

器

晉語作譁

鄭元周禮注脚譁也

杜本此

合而加器各顧其後

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

說文輶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登輶車

廣雅巢高也按今本作巢杜注巢車車上爲櫓今考說

文櫓澤中守草樓也杜合輶櫓爲一恐非以望晉軍子

重使太宰伯州犁

王符引作州黎

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王逸楚辭章句騁馳也杜注走也義亦同曰召軍吏

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廣雅虔敬也

杜本此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

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

說苑引作
鰲盆黃

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服虔以此皆曰之文在

州犁賁皇之下解曰州犁賁皇皆言曰晉楚之士皆在

君側且陳厚不可當以為州犁言晉強賁皇言楚強故

云皆曰也

本

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

詩毛傳

萃集也

杜本

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

服虔云復反也陰盛于上陽動于下以喻小人作亂

于上聖人興道于下萬物復萌制度復理故曰復也

同上

曰南國蹙蹙詩毛傳蹙促也鄭箋蹙蹙縮小之貌廣雅蹙

縮也射其元王中厥目

服虔以為陽氣觸地射出為

男之象上同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韻說

文淖泥也眾經音義引倉頡淖深泥也杜本乃皆左右

違于淖韻韋昭國語注違辟也杜本步毅御晉厲公樂

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

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

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韻說文掀舉出也春

秋傳曰掀公出于淖廣雅掀舉也杜本癸巳潘尪之黨

釋文一本作潘尪之子黨按注云黨潘尪之子也則傳文

不得有子字古本此及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皆無

字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韻說文蹲踞也廣雅尊聚也尊

蹲音義同杜本鄭元音蹲才九切宋本羣按養蓋所食

采地郡國志潁川郡襄有養陰里水經注稱京相璠曰
在襄城郊縣西南養水名也徹七札焉說文廣雅札甲也
按徹七札言徹七重甲能陷堅也太元經元規云比札
爲甲是其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
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
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
呂錡中項伏弣說文弣弓衣杜本此以一矢復命卻至三
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說文穀梁傳云聘弓鏃矢麋信曰古者以弓矢以聘
問惠棟曰故左傳云楚子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𩇛鄭元儀禮注殷盛也

杜本此

有韎韍賈逵云一染曰

韎按說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與賈義同鄭箋亦

用說文之跗注𩇛賈逵服虔並云跗謂足跗注屬也跨

而屬于跗

周禮疏杜取此

鄭元雜問志云韎韍之不注不讀如

跗跗幅也惠棟曰不跗古字通見詩箋以跗注爲不注

者鄭所受春秋異讀也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𩇛按識

與適同外傳作屬訓爲適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

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問蒙甲冑𩇛

按杜注間近也今考莊九年昭廿六年杜注並云間與

也則此傳亦宜訓與爲是謂與于甲冑之事耳又高誘

淮南注間遠也則間無近義可知不敢拜命敢告不寧

歸詩毛傳不寧寧也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

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準云不有寧也

以傷爲寧此與魏準相似規杜本疏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

肅使者歸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

擡是也杜本此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

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

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歸詩毛傳從逐也杜本此其右弗

翰胡曰韋昭國語注引謀輅之歸說文謀軍中反間也余

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

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榮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

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詰小爾雅薄迫也

杜本此

叔山冉

古今人表作叔山舟一本

仍作冉按舟當屬傳寫之誤

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

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囚楚

公子夜

晉語作王子發鉤

樂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

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

詰鄭元儀禮注攝持也

杜本此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詰說文榼酒器也詩鄭箋承猶奉也

杜本此

造於子重曰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詰廣雅御侍也

杜本此

是以不得犒

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韋昭國語注免脫也

杜本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服虔云

金創為夷疏補卒乘繕甲兵眾經音義引三蒼繕治

也杜本展車馬周禮司市賈逵注展之言整也雞鳴

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爾雅

蒐聚也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詩毛傳固堅也蓐

食申禱爾雅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臣瓚

漢書注逸放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韓非子呂覽淮南王書史記說苑並作豎穀陽或作豎陽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

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釋文本或作君幼弱諸臣不佞爾雅佞

才也

杜本此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楚師還及瑕京相璠曰楚地

水經注杜同此

道元云瑕

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卽此城也王

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乎無以爲過不

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

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史記王怒射殺

子反與左氏異呂覽又云龔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隤

宣伯通于穆姜國服虔云宣伯叔孫僑如

史記集解

欲去季孟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說文儆戒也春秋傳曰儆宮文選注儆作警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 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孺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孺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馬融論語注愬譖也訴愬

同此杜本晉侯不見公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

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詩毛傳弭止也按杜注

息也義亦同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詩李巡爾雅注泯沒之盡也疏先君無乃有

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

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師服虔以爲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子叔

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爲魯請

逆

本

按豹奔齊後生二子魯乃召之則服義爲長爲食

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釋文一本作聲伯而後食

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

師侵陳至于鳴鹿師河南圖經鹿邑故城在今縣西春秋

陳鳴鹿地太平寰宇記鹿邑縣有鳴鹿臺在城內遂侵

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

軍師服虔以失軍爲失其軍糧

本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

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蓋致其邑與卿而

不出宣伯使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

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上公還待于鄆鄆京相璠曰

公羊傳作運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卽此

城也

水經注杜同此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曄曰苟去仲

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

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
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
亡而爲讐治之何及卻犇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
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
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
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
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
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國按此蓋言諸大夫皆
盟獨出叔孫僑如使不在盟之列也吾友莊進士述祖

云襄二十三年傳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
廢國常蕩覆公室卽其事也故此云出僑如而盟之義
亦通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犇盟于扈歸刺公子
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
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唐石經作遂奔衛今本並脫遂字亦間
於卿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歸韋昭國語注伐功也杜本此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
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
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至于高氏

註

郡國志潁川郡陽翟有高氏亭

杜同此

夏五月

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

自尹武子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下入于潁

杜本此

注洧水

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縣置于許之汲鄉曲洧城按卽

春秋時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

驕侈

文選注引作君無禮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

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

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閭

註

說文閭巷門也杜本此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

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請我歸

韋昭國語注謫譴責也

杜本此

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

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地理志盧屬泰山郡郡國
志屬濟北國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
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應劭風俗通曰匡
魯邑句須爲之宰其後氏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
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
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
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淮南王書聖人之

于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葵

猶能衛其足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白救

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初聲伯夢涉洹洹水經洹

水山上黨泚氏縣至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注謂之洹

口也注又引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

間按杜注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

清水與郭璞山海經注同或與已瓊瑰食之說文瓊

赤玉也瑰玫瑰一曰珠圓好杜略同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從而歌之說文廣雅從就也此杜本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

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

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說文服虔云聲伯惡瓊

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也詩疏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

留詩毛傳繁多也杜本此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齊侯

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

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留地

理志清屬東郡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杜本此晉厲公侈

多外嬖反自鄆陵釋文本作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

胥童韓非子引作胥僮晉語作胥之昧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

公卻錡奪夷陽五晉語作夷羊午宋本又作羊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雙

與長魚矯爭田晉語作矯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轡既

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

廢之使楚公子棧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謂小爾雅嘗試也杜本此卻子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謂說文覘窺也春秋傳曰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

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
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
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說
文衽衣衿也按杜注衽裳際也本鄭康成禮記注今攷
傳云結衽則訓當以說文爲是倉頡解詁亦云衽裳際
或云衣襟也而僞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
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
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說韓非子載厲公語曰
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惠棟曰周禮凌人大喪

共夷榮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榮曰夷榮古夷字作

尸與尸相近故或从尸或从夷也余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遇軌以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

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

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

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史記作驪大戴禮

外傳同明道本麗作驪按麗讀如酈食其之酈索隱麗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可補陸音之闕

匠麗氏公外嬖大夫在翼者史記集解樂書中行偃遂執公

馬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

之說吾能違兵詩毛傳違去也杜本古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爾雅尸主也杜本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

事君焉用厥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

駕圍釐廸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諸本

橐誤作橐從石經釋文改正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

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

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呂覽驕恣篇厲公遊于匠

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三月而殺之按自十二月

至正月內有閏月故云三月也淮南人間訓同晉語亦

稱厲公三月殺賈誼書禮容篇厲公弑于東門按卽翼

東門也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
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
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
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詩服虔云

館舍也

隱十一年
疏杜取此

辛巳朝于武宮詩服虔本作辛未晉

一語亦作辛巳孔晁曰以辛未盟國入辛巳朝祖廟取其

一新也

本疏

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

詩

鄭箋菽大豆也故不可立

齊爲慶氏之難故甲

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
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

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
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民禮也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

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

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

節

詩毛傳宥寬也此

杜本

節器

用**節**賈子道術費弗過嗇謂之節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

相士魴

節

按外傳云兔恭子蓋亦以采地爲氏魏頡趙武

爲卿荀家荀會樂麋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

司空使修士蔦之法并糾御戎

節

晉語作樂糾韋昭曰晉

大夫并糾也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

屬焉

節

服虔以爲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

本

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

職佐之

史記晉世家作祁奚大戴禮記作祁奚呂覽作祈奚餘惠棟云羊舌職說苑作羊殖殖爲舌職合聲

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

馬

韋昭國語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按杜注

偃籍談父與韋注蓋皆取世本世本見昭十五年正義

知偃卽籍游者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是也使訓卒乘

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

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歸賈

氏又以爲諸歸稱所自之國所自之國有力也本疏以惡

曰復入釋文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歸賈氏雖夫人姜氏之入皆以爲

例如此甚多又依仿穀梁云稱納者內難之辭本疏宋人

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

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

其政以間吾讐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歸廣雅崇聚

也按杜注似回曲而披其地歸說文披散也廣雅同按

杜注披猶分也義略同以塞夷庚歸繁欽辨惑云吳人

以江海爲夷庚陸機辨亡論云旋皇輿于夷庚惠棟曰

夷庚蓋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今按夷平也庚道也古
字庚與迭通辭綜西京賦注迭道也廣雅亦同詩序由
庚萬物得由其道也是皆訓庚爲道矣此傳云以塞夷
庚通謂車馬往來之平道杜注乃云吳晉往來之要道
則似實有其地似非也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慰吳晉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
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
於晉而請爲昏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

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人必先勤之
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
角之谷楚師還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
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
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朶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
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
成公書順也

春秋左傳詁卷十一終

曾孫用懃校刊